

皇朝文鑑

三十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九

制策

制科策

蘇

軾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如進夙興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謫田野雖聞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庠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

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燠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揅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古潛差不廣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

撓獄市推尋前

世探觀治
迹孝文尚

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

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王政所
由形于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
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
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
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
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
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園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
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
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子大夫其悉

意以陳母悼後害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
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
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
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寧之
問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
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
之賤且疎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
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
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

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
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
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
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
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
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
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
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
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
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

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
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
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或遠 陛下苟知
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
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則是 陛下未知勤也臣
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
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
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物也以置而不用則委靡
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 陛下深居法宮之中
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

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歎由陛下
之不勤者臣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
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
其人欲躬卅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
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
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
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
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
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
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

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勸之具今陛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躡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它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

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
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謫田野雖闢民多
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
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
可封之俗士忽皆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
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治民者
多以文法爲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寬濫吏
不知懼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
數十條者臣皆能爲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
敢爲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

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
臣而已不與今 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爲己
憂者則是 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
者 陛下旣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
而其旣用也若常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
人者日夜 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荅百
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荅
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
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 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爲
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

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嚮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 陛下又爲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 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 陛下

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
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
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
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
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
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
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
此而和氣安得不鑿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
之道也其所以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
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爲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爲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爲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爲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爲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

之乎然臣以爲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彊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臄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

其地益募民爲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
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爲耕戰之夫
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
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
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暇乎所
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
已之二虜內有不得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
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
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
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去此

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
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
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
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
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
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
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
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
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
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吏部與外之職司